

无人区勘探手记(一)

列宁峰上的卡车

马行

在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一道道三维勘探测线,横跨海拔7134米的列宁峰。

列宁峰不但是吉尔吉斯斯坦,也是整个帕米尔高原核心区中最为壮美和凶险的山峰。

说它壮美,是因为列宁峰的峰峦阔大又巍峨,雪线之上,有巨大而又古老的冰川,雪线之下,则是绮丽多彩的高山草甸。在世界自然景观评选中,列宁峰被提名为世界七大自然景观之一。

说它凶险,是因为列宁峰的气象瞬息万变,在一天之内,时而暴雪弥漫,时而飞沙走石,且常有山难。1974年,苏联的11名女子登山队员在列宁峰全军覆没。1990年,世界登山史上最大的雪崩发生在列宁峰,43名登山家被埋。

列宁峰自1871年被人类发现以来,百余年间,只有山脚下,偶有牧人前往,而雪线之上,除了专业的登山运动员与登山家,是无人问及的。

可如今的雪线之上,地球物理胜利分公司海外项目部勘探队的数百名员工不仅来了,还把重型卡车也开来了。

把重型卡车开到雪线之上,别说寻常百姓了,就算是极专业的登山探险家,也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勘探者就是这样,也一直这样,总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非常态变成常态,一次次突破人类的生存禁区。

这些年,不管是在国内的高山,还是在中亚、西亚等地的高山,只要来了,受长年惯性思维影响,勘探者首先考虑的就是怎样把卡车开到山上去,把人员和设备运到山上去,而不是徒步往上爬。

如今在列宁峰上,勘探队的卡车之所以能够如履平地般地长驱直入,受益于列宁峰独有的地势与地貌。整座山峰,从山脚开始,差不多每隔一二百米,就有一个相对平缓的平面,而勘探队的卡车,就借助这一级级的平面,一级级地往上开。

那些天,勘探队排列组组长王爱武,驾驶着一辆草绿色卡车,不仅过了雪线,还沿着50度角的坡面触及了海拔5000米的冰川。有人曾做过数学模型推演,这样的超高海拔和大坡度,载重卡车根本无法行进。可有一天,由于要赶施工进度,王爱武一大早就发动卡车,从雪线附近,拉着十多名员工往上山。

刚起步时一切还正常,不料想,行至中途,车轮突然没有了附着力,开始空转。王爱武一惊,坏了,麻烦来了。可就在瞬间,他马上恢复了从容与镇静。他牢牢地抓住方向盘,轻踩刹车,调整坐姿……听凭卡车以时速40公里左右的速度急速往山下下滑。

下滑了百余米,临近一级平面时,王爱武掉转方向盘,急踩刹车,中止了卡车的下滑。王爱武定定神,打开驾驶室门,跳了下去,仔细查看,终于明白了,是雪坡上结的一层薄冰导致了卡车下滑。

王爱武拍着脑袋,很自责地说,太大意了,不该这么早就动车。

平时,王爱武都是在太阳出来、气温升高之后才启动卡车。可这次,因为心急,行动得有些早了,雪上薄冰还没来得及融化。

这时,卡车内厢里的十多名员工也下了车,还都有些惊魂未定。王爱武走上前,笑着做出了一个就地休息的手势。大家见组长像没事人儿一样,也就恢复了平静。一个多小时后,待太阳出来,薄冰消融,王爱武再次启动卡车,一鼓作气连上两级平面,终于到达了海拔5300米左右的一个冰川施工点。

三天后,另一辆卡车载着十多名员工返回40公里外的勘探队大本营。王爱武则拉着一车排列设备来到位于山腰的另一束测线旁。王爱武找到测线桩号,把卡车停稳,就地休息。

自从上了列宁峰,两个多月了,王爱武一直把卡车当作自己的家,吃、住、指挥生产,都在驾驶室里。天黑了,王爱武躺在驾驶座后排的简易床铺上,望着车窗外满天繁星,迷迷糊糊睡着了。

凌晨醒来,王爱武睁眼一看,啥都看不见,瞪大眼睛再看,还是啥也看不见。王爱武以为自己眼睛出了问题,就去摇车窗玻璃,用力摇,也摇不下来,拿手拍了拍,才知车玻璃被积雪封住了。

王爱武的胆子尽管有时特别大,甚至胆大包天,但更多时候,其实特别小。几十年来,甭管在不在工地,他只要是开车门,总是先开一条缝,待看清外部情形后,才会把车门全部打开。现在,他依然是只打开了一条门缝。

透过门缝,他一看——哎呀,车门外的雪地上,全是野兽的爪子印,再看,则是一双双贼亮的眼睛。不用说,卡车被群狼包围了。王爱武赶紧把车门关上。

可就是这样,这车门的关闭以及刚才的开启,还是被群狼发觉了,车外响起了细密轻捷的走动声。王爱武不敢再睡了,他从简易床铺下抽出一根三尺长的铁棍,又把平时做饭用的一把英吉沙刀拿了出来,然后,很警觉地坐在床铺上等天亮。

过了两个多小时,天终于亮了。王爱武再次打开车门缝,看到的是密集的狼爪子印,而群狼已不见了。可王爱武心有余悸,担心群狼隐蔽在附近,就发动了卡车,并连按车喇叭驱吓。又过了一会儿,他确认群狼的确已远去,才从驾驶室跳了下来。

难道是群狼知道王爱武这位勘探者不可欺,才在天亮之前主动撤离?王爱武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勘探者,为什么不只凭峭险峻的冰峰不能阻止他前行,就连雪地中饥饿的群狼也不能战胜他?如此之人,算不算是一位被列宁峰特别护佑的“勘探王子”呢?

这些问题,我无从知晓,勘探队的众人也无从知晓。但是,天上的太阳应该会知道,这壮美又凶险的列宁峰也应该会知道。

——放眼望去,但见太阳越升越高,在那耸入云天的冰川之巅,王爱武的那辆草绿色卡车既夺目又耀眼。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大雪山下,有人扎帐篷
有人生火做饭

这大雪山,也许不是一座山
而是一座前世的城

大雪山下,我背着勘测仪器来了
勘探的卡车来了

大雪山啊,鹏飞,水流
风不停地吹
而山门或城门,已经打开,但我,我们勘探队

甚至,包括整个人类
却看不见

——马行



帕米尔高原上的列宁峰。

视觉中国 供图

深耕,向下扎根

孙仲伯

开车路过石化路时,两旁树枝随风摇曳,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回忆把我拽回到祖父的自行车后座上,儿时,他常驮着我去化工大院看树赏花。

祖父叫孙长海,是最早一批进入大化纤的建设者。他所从事的工作用现在的话来讲叫“园林艺术”,通俗来说就是种树栽花。

如何种活一棵树?放在天津大港这片盐碱滩上,既是个技术活儿,也是力气活儿。说它是技术活儿,就在于盐碱滩的恶劣环境需要培养耐盐碱的植株、改变土壤条件;说它是力气活儿,就在于需要人肩扛手搬树苗、运肥料,深挖土层。

祖父跟我讲过一个故事。建厂初期有一日酷暑炎热,植树队挖了半米深的坑就打算把树种进去,虽然当时自己也是汗流浹背,但他坚决阻止大家这么干,“坑不够一米深,树埋进去没两年就得死,这半米的坑就是白挖”。

“深耕,向下扎根!”这是祖父常说的一句话。

树木向下扎根,枝叶向上伸展,种树的人正是通过挖起厚厚的土层来帮助树木稳固生长,可以说,向下的力量决定了向上的高度。

我对“深耕”的理解,在中文系读书的时候会最深。

那时候看的书比较杂,左看一本萨特,右看一本司汤达,枕边还放着沈从文和钱钟书,看完却又常常忘记十之八九。

一日,白岩松来学校座谈,他说读书恰如下棋,落的子多了,棋也就活了。莫名地,我就想到祖父的那句话“深耕,向下扎根”!读书就是深耕的过程,唯结果论的思维恰恰会埋没深耕本身的意义。

从新闻系读研归来,我做了一个新闻人最基础的工作——基层采风。我现在做的就是扎根一线职工生活,融入并理解职工生产工作全流程,这也是一种深耕。

我驱车缓慢行驶在厂区内,窗外是绿意晕染的枝头,后视镜里有老者在漫步、有青年在奔跑。时光的长河在枝叶上刻下痕迹,也在一代代石化人的脸颊上画出皱纹,他们把根留在了这里。我想,有些人,像我的祖父那样不会在任何新闻报道中存留记录,与其说他们被深埋在泥土中,不如说他们在向下扎根,成为石化发展的厚重基石。我们看到的每颗果实都有着他们的影子。

祖父已过世数十年,厂区新绿笑春风。我摘下车窗,感受着他种下的清香,那是深耕的气味。

(作者来自天津石化)

诗歌

在达州火车站出口(外二首)

陈锡让

绿皮火车抵达达州站,足是要停留五分钟才向成都隆隆奔去

我看见一张张陌生而疲倦的脸孔从出站口挤了出来

一位身着红工装的石油人拉着旅行箱边走边打电话

那样子像在向远方的亲人报平安也像在联系来接他的石油兄弟

在普光

大巴山在晨雾中练习隐身术
后河用流水声出卖了它
我每天都要去黄家岩隧道巡检
三条输气管道到黄昏时才肯放我回来

我不看天空中朵朵大朵的乌云
它们都有坏脾气
我没有把满载硫黄的专列看够
滚动时发出的声响听够
咣当咣当的声响,等同春天

在一棵芭蕉树下

歇息的时候
你顺手把探路的那根拉棍
放在腿边的同时
眯眼向上看了看
阳光透过芭蕉叶的缝隙
洒下斑驳的光点
芭蕉叶上面是聒噪的蝉鸣
蝉鸣上面是晴空
一大朵移动的白云
让你想起调离的一位石油兄弟
想起那个夏日午后
一条往复来回的巡线路啊
承载了巡线人太多的喜悦和泪水
它让你茫然四顾
让你眼角渐渐湿润起来
(作者来自中原油田)

晏梅和她的退休日历

楚学朋 宋 峥

天还没亮,晏梅就起床了,用蓝笔在日历上画了一个圈,这天是5月15日。

从今年元旦开始,晏梅已经在日历上画了135个圈。元旦、春节、元宵节、五一……特别的日子画个红圈,其他的画个蓝圈,画圈的时候,因为晏梅下笔很重,那个圈显得有些拘谨。

熟悉晏梅的人都知道,她的字如同她的人,洒脱而飞扬,就算是填写一笔一画力求严谨规整的巡检记录本,也难掩勾画转折之间的锋芒峥嵘。之所以拘谨,是因为再画90个圈,晏梅就要退休了,要离开她工作了32年的采气岗位。每多画一个圈,就离告别的日子近了一天。

画完圈,洗漱完毕,晏梅一身红工衣出了站门。这里是海拔1200米的江汉油田红页35HF井组,一口常规天然气井、一口新打的页岩气井如往常静静地工作着。晏梅眼前,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穿眼石”,身后,是建南沟的地标“子母石”。看了这么多年,怎么也看不厌。

1970年10月,参加五七油田会战的勘探队伍转战鄂西南,晏梅的父亲就是这群建南沟拓荒者中的一员。1992年晏梅成为一名采气工,稚气未脱,工衣穿在身上显得有些宽大。钻井工出身、和坚硬的岩石较量了一辈子的父亲却从不担心——在气井边,大山里长大的孩子,哪会娇气。

还是学徒工的晏梅被分配到了最偏远的建45井。山高路险、电压不稳,一停电,站上就是黑灯瞎火,寂静的大山里只听见夜枭的怪叫。从小就在山里长大的晏梅从来没害怕过,借着手电筒麻利地关井倒流程,然后坐在只有一盏气灯的值班房里等着来电再启井。

在江汉油田所有的工种中,最累的是钻井作业,可公认最枯燥最熬人的是建南采气工,在大山里守上几年,连话都不利索了。晏梅用守井的日子磨炼技能,很快就成为采气的行家,也练就了一手好厨艺。此后的日子里,无论她到哪个站,同事们都喜欢跟她搭伙吃饭。

1993年,矿里的领导也挂念着守在大山里的他们,挤出资金为建45井站配了一台小黑白电视机,山里信号不好,只能收到中央台和四川台,这就是站里全部的娱乐了。

在建45井待了两年后,晏梅被调到同样艰苦的建35井,随后又在建15井、建13井、建51井、建28井辗转奔波,几乎走遍了整个建南气矿所有的井站。

晏梅一天一天地画着圈,元宵节的那个圈她画得格外用力。16年前的2008年,雪灾席卷了她和同事驻守的海拔1400多米的建61井。大雪封了山,断了水断了电,通信信号时有时无。建南气矿的领导心急如焚,每天只能靠程控电话了解站上的情况。

一个月后,路终于通了,救援人员登上了建61井。只见站上的井正常生产,房前屋后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切秩序井然。这个月,晏梅他们每天铲雪砸冰烧水,粮食一把一把地计算着日子吃,靠着老乡送来的土豆白菜,在山顶上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加元宵节。

对于采气工来讲,最让他们焦虑的不是艰苦的工作生活条件,而是长久以来垫底的油气当量。小时候,在采气大院里,晏梅看到叔叔阿姨们深夜不眠,对着图纸苦思冥想、激烈争论,直到头发花白。

白云在天上飘呀飘,山歌在密林里荡啊荡。南集站、建坪4井、建27井……已经成为老师傅的晏梅依然辗转在建南的深山中。2022年,油田在红星地区获得突破,红星地区二叠系页岩气勘探取得重大突破入选中国石化2023年十大油气勘探发现成果,2023年《鄂西地区二叠系新层系页岩气勘探取得重大突破》人选当年中国十大地质找矿重大成果,沉寂了许久的建南气田获得了新生。

只有技术最全面、技能最精湛的员工才能担任机动人员,为了适应气田开发,因为人手紧张,原本打算在建68井干到退休的晏梅又开始了在各个井组奔波的日子。

红星地区气井出水量大且无规律,晏梅包裹着厚厚的棉衣蹲在液位计边上摸索生产规律。雪花飘飘洒洒,把晏梅裹成了“雪堆”。

“年轻的时候常常盼望着退休,可回家的日子一天天近了,心里却空落落的。”还有三个月就要退休的晏梅,看着飘浮在山顶的云悠悠地说。

中午时分,巡检完毕的晏梅钻进了站上的小厨房,很快就飘出了饭菜的香味,放点辣椒放点盐。日历太薄、时光太快,让这有滋有味的日子过得再慢一些吧。

(作者来自江汉油田)

散文

韭菜粿

冯进进

下班的路上,母亲打来电话,说让表哥给我带了韭菜粿。

在老家,韭菜粿和通常的小麦粿、荞麦粿制作方式完全不同,是用野韭菜、腊肉和米粉等加工而成。小时候在乡下,每天上学我们都带着一只竹篮。放学后,大家基本上不走正道,专找田野和荒草多的山路行走,见到野韭菜顺手摘下来。虽然经过几场春雨后野韭菜疯长,但毕竟采摘的人太多,往往在山中寻找了好几个小时,所得的也只是填平竹篮。

制作韭菜粿其实很是费时费力,野韭菜摘回来后,还要一根根地择一次,然后将洗干净的野韭菜倒入热水中去除苦味,但又不能将它们放在热水中太长时间,时间长了,野韭菜的香味又会被脱尽,做出来的韭菜粿就少了香味。

从米缸里盛上几升大米,搬出早已擦净的石磨,将大米磨成粉,米粉磨得既不能太细,也不能太粗,细了粿很难成形,粗了口感不好,接着从墙上取下准备好的腊肉,剁碎,再将野韭菜切碎,然后将米粉和腊肉、野韭菜放在一起拌匀,最后用菜籽油擦热锅,将做好的韭菜粿在锅中慢慢烤。约莫几十分钟,灶屋里野韭菜的清香与腊肉的醇香便弥漫开来,等在堂屋里的我们早已垂涎三尺。

那时候生活清苦,即便是这种韭菜粿,也被母亲抠着给我们吃。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前些天母亲听我说想吃韭菜粿,周五回来就和父亲到山上去找野韭菜……听到这里,我沉默了。

现在母亲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大不如从前,工作日还要到城里帮我带孩子,而我却不知道,我无意中的一句话,却让母亲要忙碌多长时间。 (作者来自安庆石化)